

秦谷幽思

许永强

又见雪飘

许华凌

毕加索创作名画《和谐》：鱼在鸟笼中，鸟在鱼缸里。

数百里秦岭，水墨泻出来的景致，山雀喋喋不休地在林间相聚，时间异常地慷慨，泉水澄碧掷地有声，鲜绿的芳草和晶莹的露珠象征这幽谷的情绪，金丝猴自由自在地摇着阳光。

雾，响亮地湿了信天游一样的山路。

大自然用浓绿洗涤过的丰谷幽峡，散关小径，脱了机器切割的喧嚣外衣，色彩依旧浓重淡雅；秩序是与生俱来，开花和结果都同缘于五百年前的节奏；岩石恪守远古的静穆，不为失与得而大喜大悲；云和雾游得洋洋自得；层峦叠嶂，孤峰眺立，多维的空间奇幻而幽美，一切历历在目，山泉汇出岁月的欢畅，不再忙碌的风躺在哭声中浪漫。

繁杂的尘俗远了，病态的叹息远了，流进深林的视野，你便跌进了忘却的深渊。忘记是一种坦然，此刻，你会听见佛祖在林中打坐的佛音：一切缘于欲，无欲无求。这是人生一次的迷途，还是回归？超然无思就像躺在菩提树下，一种忘我的无忧和陶醉，面对莫测的幽谷恍惚中的深林里涵有一切，你想象什么便出现什么，缺憾的人生得到补偿，失重的心态开始减速。悠悠绿藤，一种什么样的心韵呢。在这静谧的氛围中，心灵的顿悟是参禅吗？于是，人与自然以及一种参不透的精神便都一同融进华夏千年的翠谷秦林中去了。

季节醉人如青春少女脉脉的媚眸。

山谷，一副装裱精致的大写意，似李可染的机敏、聪慧、深蕴，又如郎世宁的小心、谨慎、精致，一切都含而不露，蕴而蓄发。扛着花粉的蜜蜂，在林间游荡，于是岩缝中，有了甜蜜的储藏。深谷里的兰花，气息吻醉了一切。

山林纯粹的静寂，阳光像春天的嫩芽，无声地舔着林间的浓绿，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正沿着小径散步，麻雀也亮开小小的羽翼在欣赏她们的艳妆，醉了的山风没头没脑地到处乱撞……

布谷鸟痴情地在歌唱，小燕子殷勤地筑着爱的窝巢，纺织姑娘把情线抽得悠长、悠长……

细细聆听山泉用平仄的碎步跑下山岗，开不败的山花是秦岭永远的笑靥，阳光轻柔地洒落在草地上，悠然的鸟群如娇娘一般，小心地挪着方步。一条天然的小溪，嫩声嫩气地，叮咚叮咚，弯弯地从山顶飘下来，委婉多泣如李商隐的情思。

百里山谷将自己的灵魂交给林中的小鸟飘动的风……

蘑菇顶着伞从雨季走来，蒲公英被一阵西风吹瘦。

象株不经意的小草，你存在山谷中了，绿意盎然，一种自然感觉久已根植了，一切都那么随心，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会丢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实实在在勿需哲学思辨亦毋需精神探讨的完整自然心绪。

谁愿走出这山谷？就像你不想让自己从美梦中醒来。山谷中的一切都是超时空的，像返璞归真，又像悟禅。

黄土泣歌，高原贫瘠的风在这里宿营。

艳绿的繁华如远古岁月一同退走了，留下一大捧黏稠的黄土，种下一道道一道道九曲十折的河，太阳亲热得把石头都烤出了汗，蛮荒把等待扯得悠远久长，残忍的花期是大地母亲的血潮，至今还在地下运行。千年的风沙仍气势汹汹地吞食黄土，懦弱的土屋一步一步后退。知秋枯叶年年洒落，飘走的是一页又一页穿透脊梁的冰冷希望。

母亲河像条痛苦的飘带而又紧紧庇护这片古老而神奇的轩轾故地，兵马俑和舍利子无声地在黄土中陈列遥远的过去，那棵古柏在诉说梦的嘱托，辉煌撼心的秦唐雄风至今还固守秦人的心地。延河边的排排窑洞在证明一段曾动天惊地的创世学说。

骄阳下，喘息的老土蜷成一团。

功与过，成与败都源自那莫测的黄土情结。

在风蚀雨刻的土地里，大自然在展览自己独特的群雕：是无聊的闲侃人群，还是未入黄昏就入了被窝的鼾声，群聊、穷聊！冷冰冰的月光，照着荒芜的高原。

一个绵长的旱季，像有意托长的休止符，望着龟裂的大地，牛头羊身进了山尖的庙堂，蓝天白云下依旧白花一片。

抓一把黄土含嘴里，热泪洋洋洒洒，啊，秦始皇在横刀，李世民在立马……大自然凝固了的英武，一只特写生命和精神的手，领悟了，人是站起来的土，一个个昂起的头颅，昂起就再没有低下。

没有风，没有声息，一块没有情壮和血性汉子的土地是悲哀的。

雷电轰击，风雨肆刷，耸立的是不朽的精神。只有这块美绝的黄土，才能挺起岩石般的性格，三秦的沃野，是白羊肚宝塔的脊柱，渭水奔流的钢肠……

我期待那一种辉煌时刻的到来。

又见雪飘，思绪迢迢。越千山万水，任地远天高；伫云台水榭，望雪域毡包。青海湖畔，锅庄舞处，仿佛翠袖翻空，轻歌遏云，一袭藏装妩媚善睐天娇；图书馆里，琐窗灯下，依稀长发垂肩，柳腰俯案，一支画笔秀出云鹤归巢。哈达五尺，煤城万里；情系西宁，身归东辽。此一去也，漫天雪飘，两地人分，江头江尾处，君抚瑶琴，我醉芭蕉。此一去也，长街灯黯，冰河水冷，车上车下，君挥玉手，我掩泪眸。

又见雪飘，满目寂寥。雪覆枫岭红叶，殷殷凝泪；风卷缠绵芦荻，黯黯飞茅。浑河无语，冰下潜流涌动；高尔含悲，山巅孤鸟哀号。浊酒酣醉时，楼头空对皎月；登高望远处，水岸误尽归舫。凭

窗怀人，日月流转中我望穿秋水；触景生情，阳关三叠里君弹断寒宵。

又见雪飘。飞絮欲迷桃叶渡，轻雪缠绵冒林梢。云雁消息年年负，愁心一任浊酒浇。青海三千里，白山一万重。而今空忆当年事，一生赚取是相思。往事已矣，凭高望远，恨云烟之障目；真情常存，铺笺研墨，抒胸臆之挥毫。又见雪飘，雪中怀人念远。 又见雪飘，雪中填词寄慨。

词曰：

夜色苍茫，街灯昏黄。临分时，风欺云鬓，雪虐腮庞。有二分悲、三分苦，五分仿。车鸣怨笛，人断愁肠。最凄凉，憔悴红装。从今别后，将汝珍藏：在眉之尖、心之上、梦之乡。



网络图片

炒冬

张淑清

辽南的冬天嘎嘎冷，哈口气都成冰。日子摇摇晃晃朝前走，农人开始猫冬，炉火家家都烧着，炉盖上就闪现着一个个活泼的风景。一只铝盒里泊着一捧黄豆，火苗舔着炉子，黄豆小兔子似的左右蹦跶，一会儿就熟了，揣到布兜内，在墙根底玩跳房子或者晒太阳，扔一颗炒黄豆嘴里，咔嚓咔嚓嚼出一片脆响，呼吸全是谷物的香味。

最盼着生产队演一场露天电影，炒黄豆，或者带壳花生栖在口袋里，演什么影片不重要，那种自由自在的光阴说不出的惬意。

母亲是个过日子的好手，春暖花开时，在房前屋后点几十棵窝瓜籽，夏季瓜蔓扬起一弯绿海，黄花绽放，一只只瓜肆意生长。秋后摘下瓜剖开，取出瓜子洗净，搁在阳台晾晒干燥收起，大雪纷飞时，上大铁锅，慢火炒，炒到瓜子脸皮黄澄澄的，上下牙齿一嗑，肉滑进舌尖，再轻轻一啮磨，那股子新瓜的芬芳在唇齿间荡漾。窝瓜籽就地取材，便宜好吃，不像葵花籽，需要花钱买。我记得当时的小卖店，盛行傻子瓜子，说是一个广东人创立的品牌，不清楚到底是哪里人炒的瓜子，包装也算不上精致，类似于牛皮信封那种纸，封皮龙飞凤舞写着傻子瓜子四个大字。不知用什么做了佐料，瓜子瓢淡淡地咸香，回味悠长。一角钱一袋，父母土里刨食，种地的，除了供我们读书，哪有剩余的钱买零嘴？难不倒我，山里来收破烂的，我有空就捡纸壳，破铜烂铁攒着，收

破烂的马师傅骑着一辆海燕自行车在大道上一吆喝，我飞快地把废品卖给他。去小卖店买几袋傻子瓜子乐颠颠回家，五口人一人一袋。磕着瓜子，一家人很开心。

读六年级时，农村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母亲在边角地块种了数十棵向日葵，剪下葵盘晒干，搓出瓜子，我学着傻子瓜子介绍的配方，在铁锅上炒瓜子，碰巧家里有枸杞子和大枣干儿，拌在瓜子里一起翻炒，炒出来的瓜子虽不及傻子瓜子的香，但口感清爽，渗透着泥壤的甘醇，植物的温存与美好。味蕾里流淌着浓郁的乡情，天黑透后，窗口亮着一盏灯花，堂叔堂婶会披着一身月光来家，坐炕上嗑着瓜子，唠着家常。

我后来嫁到婆家，也把炒瓜子的手艺带去了，冬闲，炒好瓜子、落花生盛在簸箕里，吃完饭，坐在婆婆炕上看着家庭影院，嗑着瓜子嚼着花生。更多的时光，我在自己房间，读书写字，桌子上不忘摆着一盘炒瓜子，思维短路，就放松一下，嗑会瓜子，找到灵感，奋笔疾书。

在乡村生活了四十年，住到楼房后，电磁炉和炒锅，也炒过瓜子落花生，却炒不出大铁锅的那份味觉，也许是越来越苍老的缘故，对超市出售的各种精装瓜子，提不起兴趣，心里一直住着在乡下炒冬的岁月。

昨天，母亲打来电话，说炒了一葫芦瓢花生、窝瓜籽等我们回家吃，话筒这端，我已经被浓浓的炒瓜子香包围着，归心似箭。